

穿越河上街

□梁耀国

一条长不过千米的河上街，浓缩了漯河的古今。

当我徜徉于这条古色古香的老街上，当我漫步于鳞次栉比的店铺前，当我流连于遍布小吃的布衣巷，恍惚间，我完成了一次奇妙的穿越，见证了漯河厚重的历史。

走在依水而建的河上街，我仿佛走在沙澧河畔，走在千帆竞渡船来船往的古津渡。曾几何时，漯河依托沙澧河黄金水道，将豫西的山货辗转运抵豫东、安徽、江苏甚至是大上海。回程时溯流而上，运回内地急需的海盐、煤炭等物资。明永乐年间郾城知县王季立的《螺湾贾棹》，作品用诗的语言记载了当时的盛景：“沙河东流碧，螺湾汇双河。舟行此焉薄，估客南来多。江淮百货萃，此处星辰罗。地卑物产少，耕稼性当禾。木棉茧如雪，收入云间梭。巨商割民脂，民赖苏沉痾。通与岁时积，吾其奈民何。”该诗采用现实主义白描手法，全画面展现了当时碧水清流、船桅林立、商贾云集的宏大场面，也揭露了无良商家对百姓的无情盘剥，进而抒发了对民生凋敝、哀鸿遍野这一残酷现状的哀叹。

1906年通车的京汉铁路，和沙澧河水运相得益彰，使漯河成为长江以北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之一。自此以后，货物无论是由铁路转水路，或是由水路转铁路，可以很方便地行销天下，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，降低了物流成本。

父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起他年轻时来漯河拉烤火煤的经历。父亲说，他和三爷、大伯等十多个男劳力在澧河岸边的葛庄坐上船，顺流而下，走了一天一夜近百里地，从舞阳赶到漯河码头。装满船后，一人一根纤绳，弓着腰拉着往回走。因为水大船沉，大伙拉一程歇一歇，倒地就睡。他们起五更达黄昏，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回到葛庄，然后又卸煤，又要驾着牛车往家拉。每每谈及此事，父亲总是感喟不已。

而今，随着四通八达高速铁路、高速公

路的开通，“九州通衢一日达”早已梦想成真，水运反而因速度慢、运力低等弊端日渐显露，使得曾经煊赫一时、名震四方的漯河水旱码头不可避免地萧条了，没落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速度更快、运力更大的漯（河）宝（丰）、漯（河）阜（阳）铁路。

迈着缓慢的步伐登上重建的抗战受降亭，我仿佛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，目睹了禽兽不如的日本鬼子在漯河犯下的累累罪恶：茭白坑惨案、坡刘惨案、沟张惨案等。在一场场灭绝人寰的惨案中，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，殒命于日寇的枪炮之下。然而，中华民族历来都是有血性的民族，就像受降亭下那威风凛凛的八尊石狮，象征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，取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，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

1945年9月20日，漯河作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，中方代表、第五战区司令刘峙接受了日方代表、第12军司令官鹰森孝签署的投降书。为铭记这一历史事件，难以抑制内心喜悦和自豪的漯河民众，在当地商会的主持下，在漯河火车站北面，仿郾城十景之一的“龙塔古篆”造型，自发捐建了受降亭，这也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战受降碑亭。后来，受降亭所在的街道干脆改为受降路，那里的小学更是直截了当起名受降路小学。据史料记载，受降亭、受降亭记、抗战祝胜词、建亭记四通石碑碑铭，分别为当时名人戴季陶、于右任、居正、刘峙所题写。如若这些碑不被战火所毁，以当代四绝碑称之，想必也不为过。

《受降记》中记载，漯河民众之所以自发捐款建亭勒碑，是为了“光昭往绩，启佑后人”，是为了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不师”。今恰逢抗战胜利七十一周年，让我们以此共勉吧。

在河上街看到那尊青铜牛雕塑，我仿佛来到了漯河的另一个标志性街道牛行街上。一百多年前，一家字号“天顺长”的牛行在一条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开办，后越开越多，至1935年已发展到147家，年上市牛马驴骡等大牲畜80万头，成功交易28万头，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第

一大牛行。而那条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街，也一下成了闻名遐迩的牛行街。

儿时，外公是生产队的饲养员，也是方圆圈村子出了名的挑牲口行家。外公搭眼一看牲口的牙口、毛色、膘情，就能相个八九不离十。所以每年秋收秋种后的农闲时节，外公总要牵上一头老态龙钟的牲口，坐小火车到漯河牛行街将其卖掉，再买一头壮硕的带回去，或牛或马，或驴或骡，借以保证生产队有足够的役力，关键时候不耽误农事。因为常常听外公讲他在牛行街遇到的逸闻趣事，每次坐车去漯河途经该街，我都会伏在车窗上期望看到些稀罕事。只是稀罕事没看到，却看到牛行街上的牛越来越少了，牛行街街道越来越宽了，牛行街的街景也越来越美了。

时光荏苒，旧景不在。多亏河上街，让我们记住了水旱码头，记住了受降亭，记住了牛行街，记住了漯河曾经辉煌的过往，也使我们更加喜欢漯河这座汉字文化名城，这座与时俱进的美丽城市。



诗歌·滋味人生

阳光下 (外一首)

□于贵超

阳光下一只水鸟从诗经里飞出
谁家少年折苇为笛
把江南的水蓄进一支黄昏牧曲
在千年岁月里浣洗温柔

阳光下生长着暖暖的爱情
自行车架上飘曳着一袭素雅长裙
草地上摊开一本席慕容的诗
一只蜻蜓安静地翻阅着旧时光

阳光下镰刀露出锋利的牙齿
在一条农谚里收割幸福
高粱收尽，田野袒露出沧桑的皮肤
等待下一个节气精心的妆扮

阳光下土墙门楼拉出长长的阴凉
母亲的家常话落地生根
石榴树开花，青枣说着情话
针线起伏，千层鞋底纳进一寸寸日影

阳光下南湾河情节跌宕
场院里的棠梨树凝望着远方
然后一片情怀飘过眉头
素笺如云，含着一杯诗意的雨水

小小说·世态百相

石磨坊·水豆腐

□李世营

爹的石磨坊，远近闻名。

爹做豆腐，取的是甘冽清泉，沿用的是老石磨研制、箩网过筛、木火烧煮、卤水点沸的手工艺。经爹双手做出来的水豆腐，干净洁白，清新醇厚。

这天一大早，爹做好两大盘热豆腐，正要去镇上，却不慎扭伤了腰。娘焦急万分，非要拉着爹去县城就医。可是，眼望着两大盘刚出笼还散着热气的水豆腐，爹和娘愁上了眉梢。新做的水豆腐如果当天卖不出去就会变质。

看着一脸愁容的爹娘，我大胆地说：“我自己去镇上卖豆腐。”娘看看爹，爹看看娘，过了许久才点了点头。娘帮我把两大盘热豆腐抬上独轮车，我望一眼倚在床上因腰疼呻吟连连的爹，鼻头霎时一酸，抹一把泪，脑袋瞬间闪过一个念头。我暗暗将一块硬硬的东西放进兜，转身推上爹的独轮车吱吱呀呀走了。

那天的热豆腐，卖得出奇的快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就被镇上的叔叔阿姨们抢购一空。我高兴地推起车往回走，这时天下起了雨。雨挺大，

碎石般砸在身上，雨雾里的我，奔跑中慌不择路，不小心把独轮车摔了个底朝天，秤和豆腐盘一下子从车上飞出去，秤砣偏巧落入路边的水沟，奇怪的是，那秤砣落水并未下沉，反倒悬浮在水面上。我从路边捡了根树枝，在水中捞了许久，秤砣却纹丝不动。忽然想起夜间纳凉时乡亲们讲的鬼故事：秤砣落水不沉，无疑是撞上了水鬼。我吓得慌忙丢下独轮车往家跑，到了家里就钻进被窝里。雨淋加上惊吓，我高烧不止，大病一场，在床上蒙头整整昏睡了两天。

这天的热豆腐，我比父亲平日多卖了捌元贰角。爹数数钱，先是皱眉，后是抽闷烟。爹的脸上罩着一层阴云。一周后，爹腰疼病初愈，天不亮就早早起床，摇起石磨，做好豆腐，急着拉上我去镇上卖豆腐。那天在镇上，爹向每个顾客反复唠叨着上次孩子卖豆腐错看秤的事，一再表示歉意，临走还要给顾客贴上一块热豆腐。这一天，爹卖出的豆腐，比他平日多了十多元钱。

后来，我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参加政府部门遴选，成了镇上的一名公务员。

人在变，物在变，小镇在变。小镇上不变的，是爹的石磨坊和两盘大石磨，是清晨吱吱呀呀回荡在小镇上的爹的独轮车，还有爹做的水豆腐，在小镇经久不衰。

一天，在爹的石磨坊里，当上镇长的我突然纠结起那次秤砣落水不沉的事。扯起当年的事，娘不觉笑了：“那天落入水中的秤砣，死死地缠在水沟的枝蔓上，害娘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从水中捞上来。”

专心做豆腐的父亲，也斜地看看我：“在当日你回来的那天晚上，爹在归置秤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了你在秤盘底吸附的磁石。记住这磁石，是能粘牢在秤盘上，但它只能吸铁，却不能吸走做人的根本呀！这为人处事做官，与爹用石磨做水豆腐是一个道理！”

爹的这句话，说得平静而从容。就在他掀开新出笼的热豆腐的一刹那，石磨房里瞬间升腾起袅袅的白雾。我第一次发现爹做的水豆腐，和这些白雾一样，是那么洁白，那么无暇。

原来

两棵庄稼的相遇

原本和季节无关
两种方向迥异的奔跑
被藤蔓绊倒在同一山坡
被阳光和输液管道
扎成旱田里整齐的稻捆

一些跌宕的剧情戛然而止
一些悲欢枝叶交错
一瓶点滴 把生命以外的所有装扮
打回原形
原来命运的千百种姿态
不过相隔着一声咳嗽

原来众生的本来面目
都像棉布床单一样白净单薄
原来一次意外的倒伏
可以让你更清楚地看懂那些恩怨
解开田野里成熟的
最后一道题

